

贾迈勒丁·阿富汗尼的 泛伊斯兰主义运动探析

黄前明

(南京大学 历史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赛义德·贾迈勒丁·阿富汗尼是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 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开创者, 也是伊斯兰现代政治改革运动的创始人, 在伊斯兰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产生于近代伊斯兰世界面临存亡危机之时, 他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应是广义的, 他倡导的伊斯兰改革是在内部配合他的泛伊斯兰运动, 二者紧密联系, 所以很有必要把他的伊斯兰改革和复兴思想囊括在内。此外, 泛伊斯兰主义运动实践原则, 以及它对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复兴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后续影响, 都是研究阿富汗尼不该忽视的地方。当然在评价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时也要客观公正, 要注意它的实际面和乌托邦面。

关键词: 贾迈勒丁·阿富汗尼; 泛伊斯兰主义; 伊斯兰现代主义; 伊斯兰改革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08-09-0196-03)

一、运动的指导思想: 伊斯兰教、理性和团结

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目标是振兴伊斯兰世界, 驱逐欧洲殖民统治。他首先从内部分析了伊斯兰世界在近代衰落的原因, 以求找到根治衰落的振兴良方。他是位坚定的伊斯兰学者, 认为衰弱的原因是由于穆斯林民众和领导人没有坚持正确的伊斯兰道路, 背离了古兰经和圣训。他说: “穆斯林失去力量和光荣的原因在于他们背离了宗教和神圣的传统, 失去了伊斯兰特色, 没有履行他们与真主的誓约。”^{〔1〕} 所以结果是, 穆斯林失去了进取的勇气和力量, 穆斯林的统治者在非穆斯林国王面前胆怯, 低三下四, 而普通民众对现状无动于衷以求心灵虚假的安灵。^{〔2〕} 解决方案就是掀起一场伊斯兰政治改革运动, “回到伊斯兰教传统和沙里亚法中去”^{〔3〕} 他在阿富汗、印度、埃及、伊朗和奥斯曼土耳其来回游历演讲, 抨击穆斯林社会的种种不公正、黑暗、无知与愚昧。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背离了伊斯兰正确道路, 呼吁要进行纯洁伊斯兰教的改革, 改革现存社会中与伊斯兰教法相违背的地方, 恢复它的本性与活力, 用伊斯兰教作为鼓舞穆斯林的士气, 团结全世界穆斯林的力量的旗帜。阿富汗尼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意识形态, 一种文化传统, 具有能够使穆斯林民族团结起来抵御欧洲殖民主义的力量, “伊斯兰教变成了唤醒反欧政治行动的反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4〕} 在阿富汗尼的指导思想里, 伊斯兰教不仅是对内改革的依据也是鼓舞和团结伊斯兰世界的最好纽带。

在伊斯兰宗教和政治改革方面, 他的目的不是要回到中世纪的伊斯兰社会, 而是要在19世纪伊斯兰社会和世界格局大背景下进行符合现代的改革, 这也是19世纪下半期风行于伊斯兰世界的现代主义改革思潮的主导思想。在思想上, 他认为要重新开启“独立判断之门”, 允许有学识、

有眼光的宗教学者根据古兰经和圣训以及沙里亚法的原则和精神, 重新解释这些经传、教法中可以与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组织相融合的教条, 沟通两者之间的联系, 利用西方的优秀成果。他相信科学技术以及先进的组织方式是西方强大的源泉, 学习它们可以加强穆斯林反西方的能力。^{〔5〕} 他在一篇文章中说, “从本质上, 伊斯兰教绝对不反对科学和进步, 相反, 伊斯兰教提倡科学与理性, 伊斯兰教是与科学与理性最紧密的宗教。”^{〔6〕} 他论证了正是科学与理性使中世纪的伊斯兰文明产生了辉煌的成果, 而近代堵塞了科学与理性发展的通道导致了伊斯兰社会的落后。专制君主的黑暗统治和保守无知的乌里玛集团的不思进取是主要原因, 他们不仅反对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政治制度, 反而把它们贴上欧洲人的标签, 盲目排外。^{〔7〕} 所以在他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中, 对内要以理性的、现代的态度改革伊斯兰世界的愚昧无知与落后状态, 采取积极、开放的态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组织形式, 发展穆斯林社会的教育、工业、商业与贸易, 改变伊斯兰国家普遍存在的封建专制, 建立宪政与代议制政府。

除此之外, 呼吁穆斯林的团结也很重要, 它既是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口号, 也是他进行政治活动的起点。伊斯兰世界存在不同的教派, 他们在教法上的分歧导致了分裂; 穆斯林国家因利益不同也产生了分裂; 欧洲殖民势力的分区占领和扶植地方势力则加剧了分裂的态势。所以他呼吁要建立一个依据古兰经和圣训规定的, 包括全世界穆斯林, 不分种族和地区的, 有多个地区中心和一个总中心的伊斯兰共和国或联邦, 复兴乌玛穆斯林社会, 应对外部的挑战。^{〔8〕} 他呼吁世界上所有的穆斯林在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纽带下团结起来, 发动一场复兴运动。在他的伊斯兰团结计划中, 中心领导人应是土耳其苏丹, 他是19世纪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独立

国家君主，理应承担起宗教领袖哈里发的责任，哈里发运动正好配合了泛伊斯兰主义运动。伊斯兰世界的团结是一场政治上的觉醒运动，团结的对象不仅有上层的统治者如苏丹、总督和社会中坚的知识阶层以及军人等职业阶层，以及社会底层广大的穆斯林民众。阿富汗尼他面对不同的阶层，有针对性地宣传他的伊斯兰改革思想，激发他们的伊斯兰情感，缅怀过去的辉煌以汲取信心和士气，分析了西方帝国主义在伊斯兰文化、政治和经济上带来的严重威胁与挑战，呼吁对内改革和团结，依靠穆斯林自身的力量摆脱伊斯兰世界内外交困的境地。

二、运动的实践原则：反帝、改革和哈里发运动

阿富汗尼是伊朗人，年幼时受到过严格的宗教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学识基础，在伊朗时有初步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但是在印度的四次经历（1854-1882）使他的思想得到了升华和丰富，最终形成了他的泛伊斯兰团结思想。在印度，他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思想和一些伊斯兰非正统思想。^{〔9〕}他不仅目睹了英国对印度穆斯林在经济、文化和宗教上的歧视，也目睹了一些印度穆斯林的软弱与妥协。他在印度的游历、讲学，接触到了英国人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与西方思想，开阔了眼界，认清殖民主义的侵略本质，触发了他的反帝思想。他还了解到了印度深奥的哲学思想，以及印度穆斯林中的苏菲哲学团结思想，他把这些思想综合起来，利用他掌握的现代理论方法，形成了一套以反对殖民主义为目的伊斯兰改革和团结思想。他还参加了印度穆斯林的民族觉醒运动，在印度广泛讲学，与知识分子和地方官员接触，宣传他的反帝思想。他还写了一篇文章《驳印度的自然主义者》，反对赛义德·阿哈默德汗的“西方理性至上论”和鼓吹西方的文化和教育，以及与英国殖民统治者进行合作以求“印度穆斯林福利”的论调。他讽刺赛义德·阿哈默德汗是“一个基督徒，唯物主义者，为英国服务的奴仆。”^{〔6〕}阿富汗尼反帝活动中心在埃及，他参加了埃及早期兄弟会和埃及“自由祖国党”的组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一度成为一个分支的领导人。他提出了“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这一口号，反对英殖民主义、土耳其奥斯曼宗主国和阿里王朝的总督伊斯迈尔的三重统治，深得埃及民众的拥护。他希望把埃及建立成为一个现代的伊斯兰国家，成为伊斯兰世界团结反帝的领导中心。^{〔10〕}他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为1889年的阿拉比武装起义作了思想、舆论和鼓动准备，但起义被英国出兵镇压。随后，阿富汗尼被迫前往巴黎避难，和他的学生兼助手阿卜杜创建了著名的泛伊斯兰主义杂志《牢不可破的纽带》，继续宣扬伊斯兰团结、反帝思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泛伊斯兰主义运动在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活动原则之一是进行改革，要进行一场足以改变全貌和发展方向的伊斯兰改革运动，即调整伊斯兰教和西方的科学与技术、政治制度的敌对关系；改变与伊斯兰教法与传统精神不符合的非伊斯兰行为；重新审视近代以来的西方化发展道路和极端的伊斯兰保守复兴道路的弊端，正本清源，恢复活力。有西方学者评价说：“阿富汗尼发动了一场以伊斯兰伦理为核心，类似于马丁·路德的新教革命，把它作为克服近代伊斯兰世界落后并进入现代社会的唯一道路。”^{〔11〕}从改革的目标和手段来

说，这句评论是合适的。阿富汗尼在正面宣传上是要进行正本清源的伊斯兰改革，在反面上就是要改变伊斯兰世界的落后、愚昧状态。他第一步是用传教士的方式进行演讲和写文章促使穆斯林民众的觉醒，让他们认识到形势的危机，以及他们按伊斯兰教法应肩负的责任和享有的权利。第二步是鼓励他们在各国采取行动，启蒙思想，关心国家利益，起来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伊斯兰封建专制君主，是社会进步的阻碍，也是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一大消极因素，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压迫、奴役穆斯林民众；打击、拆散穆斯林团结以稳固他们的统治；他们还勾结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甘心做他们的代理人，破坏运动。阿富汗尼认为在伊斯兰世界长期存在的专制统治造成了迷信盛行，理性迷失，遗忘科学。最好最有希望的解决方式是引进西方的新科学技术知识，以及西方更加人道的政体去改造它，使之成为一个仁慈的、文明的、有家长作风的开明温和政体。如果条件允许，也可实行宪政和议会制，这是更彻底的解决方式。^{〔12〕}他为此抨击伊朗国王和土耳其苏丹的专制残暴统治，呼吁穆斯林民众起来进行改革，还在埃及进行推翻腐朽的、与西方殖民势力合作的伊斯迈尔总督的统治。

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运动是一个地域广大、参加人员众多、目标艰巨的政治运动，需要有一个力量领导核心，他把目标定在土耳其苏丹身上。尽管他对土耳其苏丹的专制统治不满，但土耳其是19世纪后期伊斯兰世界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唯一能与西方殖民势力对抗的国家。当时在土耳其以外的地区，特别是在印度的穆斯林中间已经产生了哈里发运动，他们希望土耳其苏丹能够承担起哈里发的宗教和政治领袖责任，解放欧洲的殖民统治。阿富汗尼他视土耳其苏丹为伊斯兰复兴计划的领导核心正合乎了当时盛行的哈里发运动，从运动策略上讲，也是无可厚非的。他相信在奥斯曼苏丹-哈里发的领导下，能团结全体的穆斯林，通过宗教情感上的统一，使穆斯林社会的力量更加强大，去限制西方殖民势力的渗透，最终实现政治联合，起码能实现政治上的联合行动。^{〔13〕}泛伊斯兰主义思想也确实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成为当时知识界和舆论界广泛谈论的内容，官方主办的一系列报纸也都报道阿富汗尼的思想，苏丹哈米德也声称“他是所有穆斯林的哈里发”。阿富汗尼在苏丹哈米德的支持下，扩大了他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在穆斯林民众中的吸引力，也便利了他的政治活动。

三、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评析：激进与乌托邦

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是激进的。从指导思想上看，他打出了伊斯兰教旗帜，继承了伊斯兰世界历史上凡有衰落与混乱就“往后看的传统”，要纯净穆斯林社会，回归伊斯兰正确道路，这是传统思想的激进。从第二个层面上看，他提倡反对专制，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这与当时伊斯兰世界封建君主、当权的保守乌里玛阶层直接对抗，阿富汗尼的革新思想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一个“向后看”的激进与一个“向前看”的激进同时出现在阿富汗尼的指导思想里并不矛盾，复兴伊斯兰，解放穆斯林的被殖民统治是他的奋斗目标，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政治制度只是使穆斯林社会进入现代化的发展之道，精神核心仍是伊斯兰

教, 他的指导思想是两个极端的调和。有学者评价阿富汗尼的思想时说: “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 阿富汗尼希望能回到伊斯兰教创立者最初的原则, 革新穆斯林社会, 彻底摒弃所有的苏菲式迷信和宗派分裂; 把革新与复兴作为向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跳板。”^[13] 第三个层面, 也是阿富汗尼的反帝反殖民主义实践, 他旗帜鲜明地抨击西方的殖民统治剥削和压迫了穆斯林, 抢劫了他们的财富和土地, 贬低他们的人格和宗教, 造成伊斯兰世界发展的最大障碍。英帝国是伊斯兰世界最大的敌人, 他一生都坚定反帝反英的立场, “呼吁殖民地穆斯林反对殖民者, 特别是英国, 是阿富汗尼政治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14] 他不仅反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和英国在伊朗、苏丹、埃及的殖民扩张, 更反对英国扶植一大批文人和杂志污蔑、丑化伊斯兰教, 鼓吹合作主义和资本主义, 弱化穆斯林的伊斯兰教信仰, 破坏穆斯林的团结。他和阿卜杜在巴黎创办的杂志《牢不可破的纽带》正是对这些思想的猛烈抨击, 英国官方则禁止这份泛伊斯兰主义杂志在埃及和印度的发行与流通。

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也有乌托邦的一面。他倡导的伊斯兰改革, 反对伊斯兰封建专制统治和向西方学习, 面临着强大的保守力量的制约; 对世俗化发展道路的批评, 不可避免地遭到一批西方化的知识分子和改革家的反对。他面临的反对力量实在太强大, 复兴伊斯兰教传统价值观的实现现代化的西方手段在一个理论框架内也确实难以共存, 尽管他做了重新解释与调和。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乌托邦一面, 还集中体现在哈里发运动上面。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号召穆斯林民众反抗和反对殖民主义以及进行伊斯兰改革以复兴伊斯兰教; 哈里发运动表面上与他的泛伊斯兰主义相同, 而实质是苏丹哈米德二世凭借泛伊斯兰主义维系土耳其的帝国统治, 利用这一强大思想提高他在伊斯兰世界的个人地位。哈里发运动本身有很大的局限, 因为泛伊斯兰主义从宗教标准上看, 它不能统一分裂的集团和宗派, 从政治的标准上看, 苏丹哈里发将自己的统治强加给所有的穆斯林必将引起国际性的反对, 特别是奥斯曼帝国属地的被统治穆斯林的反对。^[15] 阿富汗尼在政治上并没有获得苏丹哈米德二世的有力支持, 相反因为批评他的暴政和伊朗国王的压力, 最终在伊斯坦布尔被囚禁患病去世。

四、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之后续影响

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对阿拉伯民族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早期活动中, 阿富汗尼号召各国穆斯林不分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埃及人、摩洛哥人不分宗派和学说, 在伊斯兰教的大旗下统一起来, 这种大团结的思想基础是共同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 他们精神上的联系超越了肤色、语言、种族和民族的联系。这样可以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和部落意识的消极影响, 也是对西方宣传的地方民族主义分裂穆斯林团结的回应。

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 倡导向穆斯林的权威和欧洲权威进行挑战, 指出欧洲干涉的危险性, 加强民族团结以抵制欧洲殖民侵略, 呼吁伊斯兰世界人民广泛团结和制定宪法以限制统治者的权力, 主张阿拉伯统一、泛伊斯兰主义和立宪主义。^[16] 他的伊斯兰复兴事业是从对内改革和对

外抵抗殖民侵略两个方面来讲的, 他的指导思想有两个极点, 一个伊斯兰教, 另一个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从19世纪开始, 伊斯兰地区开始了西方化的世俗改革, 如埃及的阿里改革和土耳其的坦兹马特改革, 以及更早些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 如沙特的瓦哈比运动, 这是两个水平面的运动。阿富汗尼的思想是它们两者的调和, 也是两者的沟通。阿富汗尼是伊斯兰近代思想史的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 他的思想包含的内容繁多, 既有传统的成分, 也有现代的成分, 所以根据时局的变化, 他的思想在后来的继承和发展中不断分化形成了两个极端。

参考文献:

- [1] Abdul-Hadi Hairi. Afghani on the Decline of Islam: A Postscript [J]. Journal of Die Welt des Islams, 1973 (14): 119.
- [2] Abdul-Hadi Hairi. Mitteilungen: Afghani on the Decline of Islam [J]. Journal of Die Welt des Islams, 1971 (14): 121.
- [3] Sayyid Jamal al-Din al-Afghani, Islamic Solidarity [M]. See in John J. Donohue & John L. Esposito ed. Islam in Transition: Muslim Perspectives [Q].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21.
- [4] Bassam Tibi. Arab Nationalism: A Critical Enquiry [M]. London: Macmillan, 1981: 64.
- [5] Karim Wissa. Freemasonry in Egypt 1798-1921: A Study in Cultural and Political Encounters [J]. Journal of British Society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989 (2): 148.
- [6] Sayyid Jamal al-Din al-Afghani. Answer of Jamal al-Din al-Afghani to Renan: Imperialism, Science and Religion, 第4页、第7-8页, http://sitemaker.umich.edu/emes/sourcebook/data/82631/FileSource/1884_al-afghani.pdf
- [7] John L. Esposito. Islam: The Straight Path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31, 130.
- [8] Aziz, Ahmad. Sayyid Ahmad Kan, Jamal al-Din Afghani and Muslim India [J]. Journal of Studia Islamica, 1960 (13): 70.
- [9] Aziz, Ahmad. Afghani's India Contact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69 (3): 478.
- [10] Rudi Matthee. Jamal al-Din al-Afghani and the Egyptian National Debat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989 (2): 153, 151.
- [11] Bassam Tibi. Islam between Culture and Politics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Ltd, 2005: 75.
- [12] L.M. Kenny. Afghani on Types of Despotism Government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66 (1): 19.
- [13] Hamilton A.R. Gibb. The heritage of Islam in the Modern World (1)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970 (1): 15, 15.
- [14] Mumtaz Ahmad. American Journal of Islamic Social Science [Q]. Association of Muslim Social Scientist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slamic Thought, spring 2004: 29, 28.
- [15] Jacob M. Landau. The Politics of Pan-Islam: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23.
- [16] [美] J.L. 埃斯波西托著, 东方晓, 曲洪等译. 伊斯兰威胁: 神话还是现实?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作者简介] 黄前明, 男, 湖北应城人, 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郭 丁